

阿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

域外文學譯文卷

第一冊

阿

英編

晚清文學叢鈔

域外文學譯文卷

第一冊

中華書局

晚清文學叢鈔
域外文學譯文卷
(全四冊)

阿 英 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7 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860×1168 毫米 1/32·44 印張·1 插頁·944,000 字

1961 年 9 月第 1 版

196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3·310 61.6. 京裝

定價: (7) 4.60 元

黑奴天錄

楊文煥
署

黑奴籲天錄卷一
美國斯士活著
蘭縣林 籽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一章
美國經脫藩省交春至二月朔陰寒逼人時有二人對酌旁無俚語斯進待此二人者性骨相貌大復不類其一人獨應名曰薄留衣服華好御金戒指一鑲以精銀又佩一金錢狀似素封而談吐鄙樸近于僑民其一人文秀家亦小康名解而培解而培謂薄留曰凡今天下之冒質遷者能如我存心斯得矣薄留曰我之宗旨誓不如君言已自引已就解而培曰吾遇吾奴湯姆與爾其人絕無

巴黎茶花女遺事

阮陵丁可柏題

巴黎茶花女遺事

書經存案
翻刻必究

(上右) 斯士活《黑奴籲天錄》武林魏氏本裡封

(上左) 斯士活《黑奴籲天錄》武林魏氏本第一面

(右下) 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1901年玉情瑤怨館中譯本裡封

(左下) 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年素隱書屋中譯本裡封

泉
與

傀儡家庭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十一編

說部叢書

第一集第八編

吟邊燕語

英國莎士比亞原著

中國商務印書館

說部叢書

第三集第七編

撒克遜

劫後英雄畧

中國商務印書館
譯印

(左上) 露俄《泉與》中譯本封面

(右上) 易卜生《傀儡家庭》中譯本封面

(中) 蘭姆《吟邊燕語》中譯本封面

(下) 司各德《撒克遜劫後英雄畧》中譯本封面

敘例

一 本書是晚清域外文學譯文的選本。內容收各國詩歌譯文一卷，希臘、英、法、德、美、印度及挪威小說、戲劇譯文十一種。內林紓譯本六種。除俄羅斯文學譯文已另編專冊外，這些作品也都是當時有廣大影響的名著、名譯或早期譯本。

二 詩歌方面選輯了王弼、馬君武、蘇曼殊及魯迅四家譯作。翻譯年代，始於同治九年（1870）。原著者，有英國的名作家拜倫、雪萊，德國的名作家歌德、海涅，及法、德兩國的國歌，等等。其間如拜倫的《哀希臘》，除蘇曼殊、馬君武兩譯本外，還有梁啟超的摘譯本（載《新中國未來記》內）及他人譯本。這些詩篇在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教育方面，當時對中國讀者起了良好作用。

三 希臘的名著《伊索寓言》和《天方夜談》，編者所見到的最早譯本，有光緒十四年（1888）赤山崎士譯的《海國妙喻》（林紓一九〇二年譯本題《伊索寓言》），和光緒二十六年（1900）周桂笙譯的《一千〇一夜》（載《新廣諧譯初編》卷一）。《海國妙喻》的翻譯，可說是中國讀者一般最早接觸到的域外文學名著，也很可能還有更早的譯本。為篇幅所限，本書只選收了前者。至「希臘神話」的翻譯，那是以後的事，故未錄。

四 英國小說的翻譯，所見到最早的一部，是同治壬申（1872）蘇勾居士譯的《昕夕閒談》三卷（有

1874申報館印本），原著者不詳，影響亦不大。譯得最多的，是哈葛德《迦茵小傳》一類的小說，但質量並不高。因此，本書祇選收了蘭姆的《吟邊燕語》、司各德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和迭更司的《塊肉餘生述》。蘭姆《沙士比亞樂府本事》，最早譯本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達文社譯印的《海外奇談》（選譯原作十題），但不及光緒三十年（1904）林紓譯本《英國詩人吟邊燕語》的引起讀者注意。司各德的名著最早譯成中文的，有林紓譯本《撒克遜劫後英雄略》（1905），以後還有《十字軍英雄記》（1907）及《劍底鴛鴦》（1907）。《撒克遜劫後英雄略》最足以代表司各德的歷史小說。迭更司名著如《孝女耐兒傳》（1907）、《塊肉餘生述》（1908）、《賊史》（1908），當時亦極爲人稱道。《塊肉餘生述》給予讀者的印象尤爲深刻。三書譯筆也都足代表林氏。

五 中譯的法國名著，自以林紓譯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爲最早，也最有名。域外小說引起中國讀者的重視，這部小說很有作用。往後他還譯了大仲馬的《玉樓花劫》（1908），君朔譯了《俠隱記》（1907），抱器主人譯了《基度山恩仇記》（1907），蘇曼殊也譯了露俄的《慘世界》（1903）諸名著。這裏選了《巴黎茶花女遺事》，是由於「林譯小說」在晚清翻譯小說界的地位及其影響，和小說本身所引起的比較更廣大的作用。不過朱義胃《春覺齋著作記》（1949）把本書的出版錯誤地推後一年，這是應加改正的。

六 美國的小說，當時在政治上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應推林紓翻譯的斯吐活《黑奴籲天錄》（1901）。這時美國政府正迫害我旅美華工，此書譯本遂更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抗情緒。譯本銷行甚廣，先後有

兩種木刻本，有大小號鉛字排印本，有吳芝瑛校點本。春柳社且改編爲劇本，在日本及國內演出。林紓還譯有美歐文的《拊掌錄》（1907）、《旅行述異》（1906）、《大食故宮餘載》（1907）、《拊掌錄》尤爲讀者喜愛。至印度作品，蘇曼殊譯的《娑羅海遯跡記》（1908），充滿愛國和民族情感，初刊於《民報》，對讀者很有影響。

七 關於域外戲劇創作的翻譯，可能要以在法國創立的美國美術研究社譯印的波蘭廖抗夫《夜未央》、和法國蔡雷《鳴不平》（一題《社會之階級》）爲最早。以後有冷血譯法國柴爾的《祖國》（1910）、包天笑、徐卓呆合譯的法囂俄《犧牲》（1910，按即《狄四娘》）、法愛迦耐斯克黎勃《怨》（1912）等等。爲篇幅所限，本書選錄了東亞病夫譯法囂俄的《梟鯢》（1916），就是後來譯者曾經改譯過的《呂柏蘭斯鮑夏》（1927），選錄了馬君武譯德席勒的《威廉退爾》（「五四」前譯，年代不詳），這本譯劇雖出版時期較晚，但翻譯時間却較早，譯文亦忠實完整，選錄了陳嘏譯易卜生的《傀儡家庭》（1918）。這三個劇本，可說是從清末到「五四」時期最足代表的翻譯劇本。《夜未央》與《鳴不平》，雖翻譯最早，以思想反動，不錄。

八 至於晚清翻譯最多、流行最廣的偵探小說，如英國柯南達利的《福爾摩斯偵探案》（有《福爾摩斯偵探案》、《福爾摩斯再生案》、《福爾摩斯最後之奇案》等），英馬利孫《馬丁休脫偵探案》（三冊十種），美國訖克《聶格卡脫偵探案》（十六冊二十六種）、美淮爾特《奇獄》（二冊十案），等等，以無積極影響，甚至有害，未加選收。冒險小說，如法國凡爾納《八十日環遊記》（1900）等，

以篇幅關係，亦祇得從略。就是所選收的各種譯文，雖多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有其進步意義，但由於作者世界觀以及寫作歷史時期的局限，其間亦不乏消極、錯誤思想的部分。現在再度研究這些作品，必須特別審慎，破除迷信，分辨出精華、糟粕，並根據原著與翻譯時期情況，進行分析、研究，認識其歷史和現實意義。

目次

第一冊

卷一 詩歌

法國國歌

(法) 釐士著 王韜譯

一

祖國歌

德人著 王韜譯

二

拜輪詩選

蘇曼殊譯

三

冬日

(英) 師梨著 蘇曼殊譯

一〇

去燕

(英) 豪易特著 蘇曼殊譯

二

頽頽赤牆靡

(英) 彭斯著 蘇曼殊譯

二

樂苑

(印) 陀露哆著 蘇曼殊譯

三

題《沙恭達倫》

(德) 瞿德著 蘇曼殊譯

二

哀希臘歌……………(英)裴倫著 馬君武譯 二三

阿明臨海岸哭女詩……………(德)貴推著 馬君武譯 二五

米麗容歌……………(德)貴推著 馬君武譯 二六

縫衣歌……………(英)虎特著 馬君武譯 二六

*

*

*

海涅的詩……………魯迅譯 二八

《紅星佚史》譯詩……………(英)哈葛德著 魯迅譯 一九

《鐙臺守》……………(波)顯克微支著 魯迅譯 二九

卷二 小說

吟邊燕語……………(英)蘭姆著 林紓魏易同譯 三

拊掌錄……………(美)歐文著 林紓魏易同譯 三七

*

*

*

巴黎茶花女遺事……………(法)小仲馬著 林紓譯 一五

第二冊

黑奴籲天錄……………(美)斯吐活著 林紓魏易同譯 二五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英)司各德著 林紓魏易同譯 四七

第三冊

塊肉餘生述……………(英)迭更司著 林紓魏易同譯 六五

第四冊

海國妙喻……………(希)依所布著 張赤山譯 二〇七

娑羅海遯跡記……………印人著 蘇曼殊譯 二四四

卷三 戲劇

梟斂……………(法)聶俄著 東亞病夫編譯 一六〇

威廉退爾……………(德)席勒著 馬君武譯 二三五

傀儡家庭……………(挪)易卜生著 陳嘏譯 二九五

卷一 詩歌

法國國歌

(法)魯實·棣·釐士著 王韜譯

法國榮光自民著，爰舉義旗宏建樹。母號妻啼家不完，淚盡詞窮何處訴？吁王虐政猛於虎，烏合爪牙廣招募。豈能復觀太平年，四出搜羅因好蠹。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

維今暴風已四播，羣王相繼民悲咤。荒郊犬吠戰聲哀，田野蒼涼城闕破。惡物安能著眼中，募兵來往同相佐。禍流遠近惡貫盈，罪參在上何從赦？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

維王泰侈弗可說，貪婪不足爲殘賊。攬權怙勢谿壑張，如納象驅入鼠穴。驅使我民若馬牛，瞻仰我王逾日月。維人含靈齒髮儔，詎可鞭笞日摧缺。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

我民秉政貴自主，相聯肢體結心膂。脫身束縛在斯時，奮發英靈振威武。天下久已厭亂離，詐僞相承徒自苦。自主刀鋒正犀利，安得智驅而術取？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

誓，不勝捐軀義並高！

這個歌相傳是法國魯賓·棟·盤士(Rouget de Lisle)一七九二年原作。據同治十二年(1873)中華印務總局活字本《普法戰紀》卷一錄。前敘作於同治十年(1871)，詩當譯於其時。詩題據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補，但梁氏引錄譯文有訛誤。

祖國歌

德人著 王韜譯

誰是普國之土疆兮？將東顧士畏比明(Schwabenland)兮，抑西瞻禮吳(Rhein)河旁？將禮吳河紅荀懸糾結兮，抑波的海白鷗飛翱翔？我知其非兮，我宗邦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

誰爲日耳曼之祖國兮？將士底利贏(Steyerland)之腴壤兮，抑巴華里亞(Bayernland)之崇崗？將摩辰(Marsen)牛羊游牧兮，抑麥介(Maker)物產蕃康？我知其非兮，我宗邦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

誰爲日耳曼之祖國兮？將威士非鄰(Westphalenland)之界址兮，抑巴買藍尼(Pommerland)之海岸？將岸邊之沙隨流而入海兮，抑旦紐(Donan)之水波溶滌而蕩漾？我知其非兮，我宗邦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

誰爲日耳曼之祖國兮？將濟濟盈庭者權能僞儻兮，幹路雄強而告我以恭詳？將在呵發(Wohlau)之

外兮，抑於兜耳（Tyrol）之域旁？彼兩地之人民，余中心愛慕而弗忘。我知其非兮，我宗邦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

誰爲日耳曼之祖國兮，我今將告爾以何方？我方言必無遠而弗屆，流行四極兮而散播八方。將與我同奉一主兮，謳歌於會堂。其隸於日耳曼之版圖者，試觀此幅員之孔長，此乃日耳曼列祖之所啓疆。翦梟獍兮驅虎狼，撻傲慢兮伐矜張。必仇敵之胥泯兮，而增妬之全降。不見夫我之友朋，無非榮顯與軒昂。維日耳曼之全土兮，開闢非常。

此爲日耳曼奄有之土疆，長邀鑒顧於穹蒼。俾我儕心志雄兮膂力強，盡心愛此宗邦兮志之哀藏。此乃日耳曼之祖國兮，渺渺兮余懷望。

譯文亦載《普法戰紀》卷一。附注原文係據光緒壬寅（1902）《新民叢報》舊詔生《軍國民篇》注補入。《軍國民篇》引原譯，亦有改動訛誤。

拜輪詩選

（英）拜輪著 蘇曼殊譯

自序

去秋白零大學教授法蘭居士遊秣陵，會納於祇桓精舍，譚及英人近譯《大乘起信論》，以爲破碎過甚。納喟然歎曰：「譯事固難，況譯以英文，首尾負竭，不稱其意，滋無論矣。又其卷

端，謂馬鳴此論，同符景教。嗚呼！是烏足以語《大乘》者哉。」居士屬納爲購《法苑珠林》。版久蠹蝕，無以應其求也。納語居士：「震旦萬事蠹墜，豈復如昔時所稱天國（Celestial Empire），亦將爲印度、巴比倫、埃及、希臘之繼耳。」此語思之，常有餘恫。比自秣陵過歸將母，病起，旬馮，搢筆譯拜輪（L. Byron）《去國行》、《大海》、《哀希臘》三篇。善哉拜輪！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嘗謂詩歌之美，在乎氣體，然其情思幼眇，抑亦十方同感。如納舊譯《頽頽赤牆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贈束髮繡帶詩》數章，可爲證已。古詩《思君令人老》，英譯作 To think of you makes me old，辭氣相副，正難再得。若《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譯如：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Long and tedi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we shall thirst.
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又陳陶《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They swore the Huns should perish; they would die if needs they must,

And now five thousand, sable-clad, have bit the Tartar dust.

Along the river bank their bones lie scattered where they may,

But still their forms in dreams arise to fair ones far away."

顧視元文，猶不相及。自餘譯者，澆淳散朴，損益任情，寧足以勝鞮寄之任！今譯是篇，按文切理，語無增飾，陳義悱惻，事辭相稱，世有作者，亦將有感乎斯文。光緒三十二年佛從多羅夜登陵，看天下還日，曼殊序於太平洋舟中。

大海行

皇濤瀾汗，靈海黝冥，萬艘鼓楫，泛若輕萍。茫茫九圍，每有遺虛，曠哉天沼，匪人攸居。大器自運，振盪粵峯，豈伊人力，赫彼神工。网象乍見，決舟沒人，狂飈未幾，遂爲波臣。掩體無棺，歸骨無墳，喪鐘聲嘶，逝矣誰聞？

誰能乘蹻，履涉狂波？藐諸蒼生，其奈公何！泱泱大風，立懦起罷，茲維公功，人力何衰？亦有雄